

四大名捕会京师（下）

第四部 玉手

楔子 烛影椎风

高烛独照，烛影轻摇。室内一老一少，正端坐几之两方对弈，在子夜里一攻一守，一守一攻。

他们弈棋时很专注，白眉黑眉俱下沉又上扬；两人也在说着话，说话的声音很低。

只听得那老的一声唱叹：“无情，你的棋艺又有精进了。”

那少年静默一阵，然后道：“世叔若下杀着，半盏茶时分我必败北。”

那老人笑了笑，道：“无情，你才不过二十出头，但心思缜密，已逾四十之龄。不过，你自己倒要控制得恰到好处，否则年少老成，痛苦自寻。”

那少年毕恭毕敬的道：“晚辈不是着意执迷，而是勘不破。”

那老者垂眉笑道：“你杀孽重，自然勘不破。”

忽然间，窗棂碎裂，木条震飞，三名黑衣精悍的汉子，同时掠了进来，分三个方向把这一老一少两人包围。

冷冷的月光洒进来，少年一抬眼，锐气暴射，又垂目道：“如何消弥杀孽，勘得破红尘？”

那老者连目也没抬，静静地道：“何须消弥杀劫？不必勘破红尘！”

那三名黑衣人掠了进来，杀气顿盛，本来稳稳的站在那里，但见二人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内，早已沉不住气，其中一名暴喝道：“你是诸葛先生？”

那老者叹了口气，拾起一粒白子，下了一着，道：“该杀的，还是要杀的。”

那少年白衣微微一动，薄如剑身的唇紧紧一抿道：“是！”

那发话的大汉忍无可忍，怒叱道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枉死城中，可别怪我！”锵然出刀，刀风虎虎，直劈老者的后脑，这一刀劈出，攻七分守三分，遇危时有五记变招，不敌时可以前封而后退。这一出手，便知其人在江湖上必是成名刀客。

老者还是没有动。眼看刀就要劈中老者的后颈时，那白衣少年一剔眉毛，杀气大盛，袖一扬，白光一闪，这黑衣人惨叫一声，叫声未断，人已毙命。

白衣少年仿佛连动都没有动，仍端坐在几旁。

黑衣人横尸地上，咽喉多了一枝蓝光闪闪的精钢白骨追魂钉。

其余两名黑衣人大惊失色，互觑一眼，一人反手拔出九节蜈蚣鞭，一人倒抽出一口缅刀，一左一右，左击老者，右攻少年。

那少年冷冷地道：“对诸葛先生无礼者死！”

九节蜈蚣鞭已向诸葛先生迎头盖下，那少年一说完，忽然全身一震，又是白光一闪！

那使九节蜈蚣鞭对付的虽是诸葛先生，但眼见那少年一出手便毙了自己的伙伴，所以注意力乃集中在少年身上。

那少年一震，使九节蜈蚣鞭的大汉立时化攻为守，但意念甫生，白光已至，胸前一痛，垂目一望，一支钢镖已深深嵌入胸中。

这大汉惨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无情？”

那少年仍在烛火摇晃中注视棋盘，诸葛先生回头叹道：“他一向杀手无情！”

大汉仰天而倒。另一名使缅甸刀的大汉，那一刀早已砍不下去了，左右一望，倒飞向窗逃去。

诸葛先生长叹道：“回来。”

他说“回”字的时候，人仍在几旁；说“来”的时候，人已在窗前，那使缅甸刀的大汉几乎撞上了他！

使缅甸刀的大汉惊惶失措，匆忙中一刀横劈，情急拼命，势不可当！

但这一刀使到半途，忽然断成三截，是给诸葛先生食中二指夹断的，一夹一断，一连夹了三次，刀断了三截，而这一刀才使到中途。

诸葛先生微笑道：“徐州快刀曹敬雄？”

这大汉情知逃也没用，长叹一声，弃刀恨声道：“你管我是谁，要杀要缚随你便！”

诸葛先生轻轻用手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回去告诉你们的魔姑，要诸葛的人头请她自己来取，叫人送死则是免了，否则老夫自会遣人找她。”

那曹敬雄眼睛骨溜溜地转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诸葛先生道：“去吧！”伸手一推，曹敬雄的人立时飞跌出窗外，好一会才听见他爬起身来，再呆半晌才飞奔远去。

白衣少年无情静静聆听那曹敬雄落荒而逃的声音，好一会儿，忽然道：“我去追踪。”

诸葛先生微笑道：“曹敬雄显然直属于‘魔姑’的部下，‘魔姑’的‘四方巡使’不会让人跟踪他回去的。”

无情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么，只怕曹敬雄很快便回来了。”

诸葛先生叹了一口气。

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巨颚般的声音，急划过静夜，红影一惊而过窗前，诸葛先生蓦然一低头，一枚飞椎击空而打入墙内。墙碎裂，轰然巨响。

椎尾连有一根钢丝，钢丝一抽，飞椎倒飞窗外，红影已不见，砰地跌入一个人，黑夜又立时恢复了平静。

只听诸葛先生淡淡地一笑道：“来的是‘东方红衣巡使’，‘幽魂索魄椎’藏其克。”

无情双手一按桌面，借势欲起，诸葛先生道：“不必追赶，这件事我迟早都要交给你办。”

无情望向跌落地上的那人，腹中被击中一椎，血肉模糊，死状奇惨，正是曹敬雄。

无情冷笑道：“这‘魔姑’对自己手下也恁地狠毒！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这‘魔姑’向来身份莫测。‘四大天魔’中，有谓‘姑、头、仙、神’。‘魔神’淳于洋虽雄霸天下，论武功却不如‘魔仙’雷小屈；‘魔仙’虽强，却强不过‘魔头’薛狐悲；而‘魔姑’据说比他们三人更强，而且，还会施展狐媚之术，使这三大高手，都服服帖帖，为她做事。而‘魔姑’是谁，只知道是年逾半百的女子外，就不得而知了……跟她交过手的人、无一能够活命，死状奇惨……”

无情道：“那她为何要杀世叔您？”

诸葛先生笑道：“我是京城里四大名捕的‘世叔’，她不杀我可要杀谁？”

无情道：“若她亲自来杀您，是自取灭亡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非也，今晚来的刺客三名，是她声东击西之策，因为她目前正在‘武林四大名家’之‘北城’处干那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无情剑眉一扬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制造药人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不错。这‘魔姑’不但武功诡异，而且是东海劫余门那一脉门人，擅于用毒，最可怕的是她可用毒物来迷失人之本性，使其失去意志，为她所奴役，忠心不二，活着还不如死去，只听命于‘魔姑’一人耳，是为药人。”

无情冷哂道：“她敢打‘北城’的主意！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她还打算集手下魔徒们攻陷‘北城’后，制造‘北城’的药人，再攻打‘四大世家’之‘东堡’、‘南寨’及‘西镇’，非赶尽杀绝不可。”

无情道：“她与‘武林四大世家’有何宿怨？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十年前此‘魔’已是为患天下，‘武林四大世家’的南寨主、西镇主、北城主合力围剿‘魔姑’，使其重伤，终被逃去。十年后的今日，‘魔姑’自然是非雪此仇不可了。十年前‘北城’老城主伤她最重，而今她第一个便是找老城主之子报仇。”

无情道：“北城新任城主周白宇，内外兼修，剑法奇精，虽年轻但亦绝不易惹啊！何况还有东堡、西镇、南寨的人，四家联手合击，只怕那‘魔姑’、‘魔头’、‘魔仙’、‘魔神’，也讨不了好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这四大魔王此番出道，扬言要四大魔王取代四大世家，自有一番周详策略。目下西镇、南寨两家人马，正在陕西一带遇上天大麻烦，自顾不暇，东堡堡主‘金刀无敌’黄天星亦已派出堡中高手赴援，而他自己将会亲赴北城营救。这四大魔王是算准四大世家各遇奇难，无法联合才出击北城的。”

无情道：“那么，‘魔姑’今晚来搏杀我们，为的是要我们以为她在京城，刻意迎御，而不往北城营救？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不错。她深知我们必会派人援救北城的。而且这四大天魔作患多端，专恃劫精壮男子以供她药人之用，这件案子，你我职责所在，也非管不可。……她今晚等于是告诉我们说，她的人，已潜伏在京城，而皇上这几天之内就要出巡，她可以随时命人对皇上不利，这样以牵制我出动之念，得随时留在紫禁城，保护皇上——”

无情冷笑道：“难道她忘了您座下的四大弟子吗？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她倒是不会忘记，可是目前冷血、追命、铁手皆已远赴陕西，卷入西镇、南寨的漩涡中，你虽是我座下最有名的高手，可是行动不便……”

无情道：“别人不知我，世叔定必知晓，我这一双腿虽已废了，可是追缉侦查，向未有负重任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不错。我告诉你这些，就是想派你去这一趟。不过这一行十分凶险，你腿虽废但轻功佳，浸淫于暗器而疏于学武，这对敌人来说，以为你腿不便而不知你轻功如此之高，自是防不胜防。但你内力全无，这点也是人所皆知，所以你那一招最后的致人于命之法，尽可能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。你的深谋远虑，冷血等亦不能与你相较，只是未能真个无情，又不能洒然忘情，难免身受其苦。”

无情垂首道：“多谢世叔教诲。既是时机紧逼，我这就出发。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你若从京道入川，必会在陕西一带，遇着东堡黄天星等

人。随他同行的，还有‘逢打必败’邝无极，‘飞仙’姬摇花，‘小天山燕’戚红菊等人……”

无情的眼睛不禁也有了笑意：“‘逢打必败’中无极？这人据说武功不弱，是东堡的护堡高手，勇气十分，胆色过人，忠心耿耿，只是打运不佳，每次都遇上武功比他更高的人，但对方也杀他不死，总是给他逃得性命。他武功越高，遇到的对手偏偏也是武功更高，所以打一次败一次，听说出道以来，已败过一百二十四次，难得的是他虽屡战屡败，但毫不气馁，而且也从从不找一些武功远不如他的人挑战。……后来也人人敬重他，打败了他之后，总是不忍杀他。白道中人敬他义勇，黑道中人敬他不怕死……可是素来重男轻女的‘大猛龙、金刀无敌’黄天星怎么会跟姬摇花、戚红菊等在一起呢？”

诸葛先生道：“姬摇花的两个同门师弟，据说给‘魔姑’等抓去当药人了；戚红菊的兄长‘千里一点痕，戚三功，也中了‘魔姑’的道儿，横尸雪地，戚红菊正要找‘魔姑’算帐！你知道姬摇花的那一张嘴，黄天星是鲁直君子，又怎说得过她！”

无情道：“我明天就出发，想必能在三天内于陕西道上会合黄老堡主等人。”

诸葛先生忽然脸色一沉道：“又来了，这家伙一直在监视我们。”话未说完，外面的寒夜风声，忽然响起一道尽盖过其他风声的巨飚，在东面响起，刹那间已至窗前，“飚”地一物自西窗飞打而入。

诸葛先生飞身而起，飞椎自足底擦过，轰然钉入墙内。

椎打入墙，索链抖直，诸葛先生足尖沾链，竟随链飞泻向窗外去。

那人一击不中，立时收椎，椎虽收，诸葛先生已至，那人蓦然见诸葛先生已在身前，大惊！

诸葛先生手一抓，那人弃椎急退，“嘶”地一声，诸葛先生在月色下，手上抓着一片红布，雪衣飘飘，而那红衣人已闪没在夜色中。

诸葛先生做然立了一会，一翻身“细胸穿巧云”，毫无声息的已落入房中。

房中无一人，烛光高照，墙上有几行墨迹未干的字：

魔姑手下，

二度截杀；

挫其锋锐，

先灭巡使！

诸葛先生在烛光中略有所思，微笑而喃喃道：“无情，你要西往北城，自然少不免一番恶斗，杀了‘幽魂索魄椎’，去一大敌，自是甚好。臧其克双椎成名，我已夺其一椎，尚有一椎也非等闲。你自小有哮喘症，久战不支，希望这次西战群魔，平安就好，否则又叫我心怎生得安？”

“幽魂索魄椎”臧其克出道二十五年，跟随‘魔姑’整整一十七年，手上杀戮无数，但在一招间被夺去成名双椎之一的，今晚尚是第一次。

他犹自心寒。因为他牢记得，诸葛先生随椎而出时，那一种英华，那一股神采，他是断不敢樱其锋锐的，若不是当机立断，撒椎得快，他就断断躲不过那一抓。

可是更令他心寒的是：以他“东方巡使”向以昼没夜行称著的轻功，而今竟给人牢牢地钉上了。而且来人轻功又高又怪，仿佛是一飞行的物体，急追半晌后又下沉，在地上一沾又飘在半空，浮沉起落直追而来。

臧其克是听见几乎半里外有轻轻按地声，不断响起，始不在意，但这声音竟渐渐近了，离自己不过百丈，难道是那在诸葛先生房中的无腿少年？

臧其克几乎不敢相信，那少年脸色那么苍白，人那么瘦，连腿也没生完全，竟能靠一双手之力，追上了自己？

臧其克心中一动：他听说诸葛先生座下四大高手，有一名就叫做“无情”，容貌与传说正吻合。

臧其克忽然停步，嘴边带了个恶毒的微笑，既然杀不了诸葛先生，先杀无情，也好向“魔姑”复命。

何况他最不喜欢被人跟踪的。

无情的身形忽然在夜色里、寒风中冻结。

因为他忽然已失去臧其克的踪迹——那尖锐的、急促的、狂飚般的风声，已不可闻。

无情略一犹疑，双手向地一拍，三起三落间，又飞行十数丈，然后第二度僵住。

因为他发觉杀气侵衣、侵肤，简直要侵入骨子里去了。

“幽魂索魄椎”臧其克生平杀人无数，虽未出手，但似无情这等人，早已感觉得出杀气来。

无情停顿。只见这是一片旷野，他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几棵树，月色自树时间，冷冷洒下来。

臧其克必定就在这些树其中一棵树上，待机欲动，且一击必杀！

可是无情不知道对手在哪一方向的树上？哪一棵树上，哪一枝桠上！

万一判断错误，他自知仅凭他的轻功，未必能躲得过那夺命的一椎！

但臧其克是“魔姑”手下四大巡使之一，若他连臧其克也制不住，更遑论要与“魔姑”决一胜负了。

无情唯有等待。等待那致命的一击来临前，先予截杀！

臧其克冷眼看着无情以双手一按一拍的迫了近来，他惊讶的是：居然有人废了双腿，轻功仍那末好！江湖中人知道无情年少多谋，暗器无双，而且善布制机关，他坐的轿子上，说如非一流高手，根本靠不近一丈内，就算他贴身的四僮，也武功奇精。

只是他从未听说过，无情的轻功也是这么好。

他暗暗为无情惋惜，因为他将要脱手的这一椎，就立即要了这少年的命！

他已经从无情的身法中看得出来，无情虽轻功不错，但内力不足，功力浅薄，断断接不下他这一椎的！

更何况他在暗处，敌方在明，只要椎先发，无情便躲不及！

无情毕竟不是武林泰斗诸葛先生！

臧其克暗蓄功力，准备在无情下一次跃起之前，一椎必杀。

他只有这一椎，另一椎已被诸葛先生一招夺去。

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刹那，无情忽然停滞下来，全身每一寸每一分都是防卫。

这一停，就再也没动过；仿佛全身已融在月色中，再也化不开来一般。

难道，难道这少年已知道他隐身在此处不成？

臧其克暗中捏了把汗，他平生对手无故，竟从未有一人，会像无情给他的威胁这么大！

究竟他是猎人，还是无情才是猎人？

究竟谁是猎物？

无情没有抬头，但耳朵在听，十丈以内的一叶落声，他都可以听得见，偏偏听不见臧其克的呼息声。

而他自己的呼息却慢慢急速了，紧张对一个功力不深的来说，是最大的压力。

可是无情的外表很冷静，月色西垂，已过四更，无情知道不能枯候下去。他在明处，而敌手在暗处，除非他使敌手也在明处。

敌手当然不会自动地走出来，但只要他发出任何声响，无情便能确定他在哪里了。

无情忽然冷冷地道：“‘幽魂索魄椎’名动江湖，今晚我只见其幽魂本色，不见其索魄本事！”

旷野无声，连一片叶子也未曾落下。

无情冷冷道：“‘魔姑’座下的‘四大巡使’也不过如此，我看‘魔姑’也不过虚有其名罢了。”

树无声，冷月斜照。

无情继续道：“不过我看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巡使，不致于像这位东方巡使那么畏首藏尾，只怕丢人现眼罢。”

依旧是一无声息。无情额上有微汗。

无情笑道：“臧其克，你既没有胆量，少爷我可要走了。”

乍然急风陡起！

急风来自东面三棵大树中央的一棵上，不起则已，一起破空划出，尖锐、急速、势不可当，正是夺命飞椎！

无情本面向西南，风甫起，他的手已向东面急挥！

手一挥出，脸已向东，只见飞椎破空而来，他真的避不了。

可是他手挥出的同时，白光一闪！跟着惨呼响起，飞椎中途软落，离无情身前不过尺半。

“噗”地一人自树上跌下，一身红衣，但胸前更红，血红！

一尺长的利刃，薄而细，完全没入臧其克的胸口。

只有这么长的刀，才能即时击溃了臧其克的功力！

臧其克倒下，充满不信与绝望。他在地面上勉力抬目，只见白衣少年无情冷然的贴近他，把飞椎轻轻放在他身侧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臧其克痛苦地望望胸前的刀，无情会意，拔出利刃，鲜血飞喷，只听臧其克嘶声道：“‘魔姑’会为我报仇的……”

无情淡淡的点了一点头；臧其克的嘶声在寒夜中断。无情仰望长空，他知道有更遥远更艰难的路要走。

第十六章 战魔神

陕西道上，烈日当空。一行行人，在小道上艰辛地走着，一共是十六匹快马。

首先的一匹马是一名虬髯大汉，手持一面大旗，大旗上绣有一条金龙，龙爪上抓着一柄大刀，刀上刻有“黄”字，正是东堡“撼天堡”堡主黄天星的旗帜。

这大旗之后有两个人，各据一匹高大神骏的马上，左边的人年已花甲，但神采凛然，白髯如戟，不怒而威；右边的人短小精悍，肌肤如铁，虬髯满脸，目不斜视，右手则持着一枝丈八长戟，看来怕有五十斤以上。

那年近花甲的老者背后，尚有一匹马紧随，马上一青僮，这青僮什么也没有，只在右手小心翼翼的捧着一大柄大刀，看来也不止七十斤重。

左边的这人正是“大猛龙、金刀无敌”黄天星，右边的是“东堡”副堡主“逢打必败”邝无极。

青僮背后有两个人，两位妇人，衣饰一红一黄，极是夺目。右边的妇人，身着淡黄劲衣，目光流盼，风情而不妖冶，举手投足间俱有三分娇美，五分慵懒，三分妩媚与一分英挺。左边的妇人，比右边的妇人还要年轻一些，约莫二十六岁，一身红衣劲装，剑眉紧蹙，薄唇紧抿，鬓上一朵披孝用的白花，有一种淡薄如冰霜的杀气。后面有四名红衣女子，背负长剑，紧随其后。

右边的妇人正是江湖上人称神出鬼没但美若天仙的“飞仙”姬摇花，左边的却是使武林中人又爱又畏的“小天山燕”戚红菊。

除先行的壮丁及青僮，与黄天星、邝无极、姬摇花、戚红菊与四名女侍外，后面还有六名黄衣大汉，各配带不同的兵器，精壮勇悍，骑在马上，英武生风。正是东堡的六名护院高手：“过关刀”尤疾，“钱塘蛟龙”游敬堂，“暗器漫天”姚一江，“过山步”马六甲，“雷电锤”李开山，“碎碑手”鲁万乘。

这一行十六人，出现于西川道上之右栈道经大散关，再去褒城，绕剑门，出凤翔入留坝县，紫柏山上，便是北城“舞阳城”了。

东堡“撼天堡”与北城“舞阳城”，是三代世交，而今北城有难，东堡自是全力出动赶赴拯救。

宝鸡镇在望。“逢打必败”邝无极抹了把汗，骂道：“妈拉巴子，这种天气硬是要命，日寒夜冻的，护那圣僧三藏赴西天之行也不曾这样熬炼法！”

黄天星年纪虽老，但精力充沛，朗声笑道：“这种天气，还难不倒咱哥儿俩，记得咱们曾赴黑龙江混过，西藏盆谷熬过，还不是活生生的，把敌人的首级带了回来！”

后面的青僮忽然小声叫道：“老爷，老爷。”

黄天星兴致方高，好不耐烦地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僮悄声道：“您老人家当然不累，可是后面的六位姐儿们……她们可没老爷的功力呀！”

黄天星愣了一愣，才叹道：“真麻烦，真麻烦，跟娘儿们一道走，总是麻烦得紧！”

邝无极道：“不如到了宝鸡镇，就打发她们走。”

黄天星摇首道：“打发她们？二弟，不容易哪，这两个娘儿的嘴，可尖厉得很，一个说我不够江湖道义，一个说我瞧不起巾帼英雄，这，这个罪名，

我可担待不起！”

忽然一阵蹄声，只见姬摇花与戚红菊双双策马奔近，姬摇花笑道：“黄老英雄，怎么啦？大热天，你老嘀咕些什么？”

黄天星勉强地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戚红菊冷冷地道：“我们不必休息，只要黄堡主主张赶路，我们就赶路，我们累不着别人的麻烦。”

邝无极笑逐颜开地道：“这样最好，这样最好。”

戚红菊冷冷地瞪他一眼，便与姬摇花落到后面去了。

邝无极满不是味道，向黄天星道：“大哥，这女人可不近人情得很。”

黄天星道：“老二，这戚红菊的兄长‘千里一点痕’戚三功在三个月前死于‘魔姑’之手，听说拿去制药人去了，七天前她的丈夫‘凌霄飞力手’巫赐雄也惨死于‘魔姑’手下，她与巫赐雄的感情虽坏透了，但毕竟他们是结发夫妻啊，心情坏是难免的——咱们少惹她。”

邝无极正想说话，忽然破空急啸，一物直射黄天星。

黄天星翻手按住，座下白骑长嘶倒退，黄天星却在鞍上纹风不动。

邝无极反手抄起丈八风戟，飞上小丘，怒叱一声，宛若焦雷：“滚出来！”

姬摇花与戚红菊皆双双策骑到了黄天星身侧，只见黄天星脸色凝重的招招手，邝无极立即下来，黄天星手上夹着一支箭，箭头摊着一张皱纸，纸上有血字！

顺我者昌

逆我者亡

一入宝鸡

超生

具名“淳于”二字，旁边又有四道闪电的构图。姬摇花变色道：“是‘魔神’淳于洋！”

戚红菊冷冷地道：“还有他身边的四大护卫‘行雷闪电，四大恶神，！”

邝无极忍不住道：“两位若是害怕，现在折回去还来得及，我请言护院、鲁护院相送。”

戚红菊冷冷地盯住他，道：“邝副堡主，希望你以后莫要说这种话，否则，恕戚红菊要先与你较量一场！”

邝无极心中也有气，仰天长笑道：“我是为你好！好！如果要打架，我邝无极怕过谁来！”

黄天星沉声道：“大敌当前，两位还要自扰人心，是跟我黄天星过不去么！”

姬摇花柔声道：“‘魔神’虽是‘四大天魔’中武功较弱的的一个，但其力大能开碑碎石，其功深不可测，他手下四大恶神，也是不弱，现下黄老英雄有何打算？”

黄天星道：“打算？我们今晚就在宝鸡镇住下来，以逸待劳，结网捕鱼，反正迟早都有一战，不如先在此逐个击破！”

东堡饮誉江湖，名列武林四大名家之首，自然是名不虚传，江湖走惯。他们在镇中最大的一家客栈住下来，人未进店，已把店中前后左右的情势打量得一清二楚，人未入房，全店自掌柜到伙计及至房客，俱已有了个关照，行李尚未放好，各方的防卫布置已安排妥当；不管是饮食起居，都由东堡的人亲自监督。

这都只为了确定了一件事，就算有人想在茶里下毒，也要他立时血溅五步。

黄天星早已遣人发下银子，请店中客人另投他店，并发下银子以安店家之心，万一有什么事，他们也绝不会冒然出来，免造成混乱情况。

入夜，静无声，宝鸡镇的人都习惯早眠。

这“平安客栈”里却灯火通明。衙门的公差早都闻讯来过，但知道是东堡主黄天星已在此，便都没有他们插手的份了。

这小镇里的二三十名公差，只怕还拿不下东堡的一名护院高手，除非是请县衙门的捕快，但那最快也是三天后的事，何况黄天星饮誉江湖，镇长只望一切平安，切莫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就好。

黄天星、邝无极、姬摇花、戚红菊四人同一桌上，桌上有酒有菜，但却吃的很少，黄天星与邝无极正在纵论江湖沧桑史，姬摇花与戚红菊却在细细的谈，轻轻的笑。

外面天色阴暗，风雨欲来。

邝无极打开窗子，只觉风寒且涉，酒意为之一醒，招一招手，屋脊上立时冒出一人，腰插长刀，正是“过关刀”尤疾。

邝无极道：“风声？”

尤疾道：“全无。”

邝无极点了点头，尤疾又隐没入黑暗中。

邝无极回过身来，关上了窗，只觉外头风更急了。

戚红菊冷冷地道：“只怕这厮不敢来了。”

姬摇花肯定而温柔地摇首道：“不可能；‘四大天魔’胆大包天，虽对我们有三分忌讳，却还不见得会怕了我们。”

外面“轰隆”一声，有雷闪过，灰暗的天光一闪而没，室内烛光急摇。

黄天星忙用宽厚的手掌遮着烛光，邝无极亦觉心头沉重，勉强笑道：“行雷闪电，正是个绝妙的杀人夜！”

黄天星没有笑，却沉重地道：“二弟，你再到外头看看，刚才那阵雷，我感觉到还有什么似的！”

邝无极应了一声，又打开窗，招了招手。

窗外漫空雨丝，暴雨临前，漆黑的屋脊上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邝无极脸色一变，急声叫道：“尤护院！”

没有半声回应。邝无极立时窜了出去，也几乎立时看到，屋脊上有一具尸首，手上长刀已拔出，但胸前背后，身左身右，俱有一道大裂口，似在同时受到四面雷殛，正是“过关刀”尤疾。

黄天星、姬摇花、戚红菊也立时到了屋脊上。

风急雨急，漫空都是风雨声疾。

黄天星扬声道：“有敌来犯，大家集合！”

声音滚滚地压过了风雨之声，传了开去。

而在同时，两件事几乎一齐发生。

“蓬”地一声，房里忽然火焰冒升，火光又青又蓝，冲天而起。

店内院子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兵器碰击之声，似有极尖细的兵器与极沉重的武器在交上了手。

紧接着两件事也同时发生，屋沿四面出现七个人，手持兵器，正是五名护院，以及持旗大汉与捧刀青僮。

随着房中火焰高涨，一人在烈焰中若隐若现的步出，身高八尺，全身犹着龙鳞，一目都是邪杀之气，桀桀狂笑，站在屋檐上，得意至极。

戚红菊侧耳一听，疾道：“梅、兰、菊、竹正与四大恶神拼斗！”立时如一飞燕，直冒过风雨，掠入后院里去。

黄天星人立于屋顶上，须发翻飞，瞳孔收缩，道：“‘四大天魔’：‘魔神’淳于洋？”

那怪人桀桀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既已现身，你们要退也来不及了。”

“钱塘蛟龙”游敬堂叱道：“我们来此，为的就是取你狗命，怎会退身！”

“雷电锤”李开山大喝道：“还我尤六弟命来。”人随声上，劈空双锤击出，锤声居然盖过风声，直压“魔神”淳于洋！

“雷电锤”直压淳于洋，可是谁也压不倒淳于洋！

李开山施展起“雷电锤”，确有开山雷电之势，可惜淳于洋本身就是雷电！

淳于洋长身而起，宛若一头怪鸟，手中多了一柄漆黑的丈八长矛，已迎上雷电锤！

“砰！”地一声，雷电锤与钢矛碰击，星花四溅，雷电锤上已多了一道缺口，长矛乘机直戟李开山的心口！

长矛来势又快又猛，李开山无从招架，又退避不及，眼看就要丧命，忽然有人抓住了长矛，这人的手就像鱼一般滑，却牢牢地扣住了长矛！

淳于洋冷笑，把长矛一抡，足足抡起丈八高！

“钱塘蛟龙”游敬堂虽然又滑又精，却是受不住这一抡，立时被抡了出去。

淳于洋大鹏展翅，长矛半空插戳游敬堂。

“钱塘蛟龙”游敬堂人在半空，无从着力，眼看就要丧命，一人扑空而来，一脚踢去，竟踢歪了钢矛的准头，正是“过山步”马六甲！

淳于洋的左手立时伸了出去。

这一伸手，竟比闪电还快，已扣住了马六甲的咽喉。

淳于洋马上要发刀，但他的手却给一人反搭扣住，这人力量奇巨，竟制住了他的运力，正是“碎碑手”鲁万乘！

淳于洋顿也不顿，连环脚扫出，鲁万乘全力抵挡淳于洋的左手奇劲，不料一足扫来，立时摔倒！

淳于洋的左手随势压下，眼看就要击碎鲁万乘的天灵盖，忽然暗器四射，五枚透骨钉直向淳于洋五大要穴飞了过来，正是“暗器漫天”姚一江。

淳于洋只得易掌反拍，五枚透骨钉俱被击落！

淳于洋右手丈八长矛往下一扎！

中途有人长戴一格，暗夜中星花四溅，淳于洋只觉手中一震，长矛竟被格回，淳于洋自恃神力无敌，不料竟有人可以格住他的长矛，大喝一声，又一矛戳出！

对方也毫不示弱，一戟攻来，两人一矛一戟，硬接三招，碰击之声大作，二人寸步未退，而足下屋瓦，已抵受不住，“轰隆”一声，翻坍下去。

淳于洋目下面对的敌手正是“逢打必败”邝无极！

邝无极与淳于洋身于一沉落下屋去，那五名护院也跃了下去。

李开山、游敬堂、马六甲、鲁万乘、姚一江等五人，在江湖上也非无名之辈，但五人合击淳于洋，几乎均一招送命，不由得不心惊。

可是东堡的人，从来就不会因恐惧而临阵退缩的。

他们五人一跃下去，屋内的战局也有了分晓。

淳于洋与邝无极交手十一招，砂尘滚滚，风雨侵入，淳于洋与邝无极皆愈战愈勇，但邝无极虎口已震裂。

只要再打下去十一招，邝无极就要败上第一百二十五次了。

黄天星兀然站立于尘沙之中，沉声道：“刀来，让我一会‘魔神’！”

那青僮“嗯”了一声，送刀前来，黄天星拔刀而出，金光四射，耀芒刺目，黄天星龙吟啸道：“吃我一刀！”

“魔神”淳于洋也为其声势所震，回身以长矛一架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星光再溅，黄天星震出八步，沉马稳身，渊停岳峙；淳于洋半步未退，但长矛上已有了一道缺口，两人脸色俱为之一变。

淳于洋一上来以为可以以一敌众，不费吹灰之力而把诸人搏杀，不料竟杀不了那五名护院，却遇上邝无极斗了一阵，而今与黄天星拼这一招，便知对方确是一名好手，胜之十分不易。

可是淳于洋纵横江湖，没有什么人他会看在眼里，于是他长矛一拖，横扫黄天星！

黄天星刀光一展，反扑了过去。

姬摇花在一旁向那五名护院道：“我们要遇的敌手还多，不宜耗损人力，而且对付这种狂魔，不必顾到什么江湖道义，待会儿黄老堡主稍有不支，咱们一道上去，毙了淳于洋！”

那五名护院本来就对姬摇花的印象极好，又吃过淳于洋的亏，忙唯唯诺诺点头称是。邝无极道：“戚女侠到什么地方去了！”

姬摇花道：“她大概是去助那四名婢女，力战‘四大恶神’吧？希望平安就好。”

任谁与“魔神”手下的“四大恶神”交手，都很难平安无事的，而且不可能平安无事。

戚红菊身段如燕，身轻如燕，身快如燕，可是冲到后院时，情形已十万火急。

“四大恶神”身着紧身黑色水靠，手持雷电闪，梅剑、竹剑在苦苦支撑，兰剑、菊剑皆已负伤。

戚红菊娇叱一声，手一扬，射出七枚飞燕镖，长剑一震，急刺一名恶神。

“行雷闪电”四人互觑一眼，一名恶神以雷电闪炸开飞燕镖，反迎了上来，另一名回身一架，架往了戚红菊的剑势。

就在这一架的同时，戚红菊手中的一剑，忽然变成了两剑，剑头分叉，宛若燕尾，这名恶神大惊，但已闪避不及，剑刺入腹。

这恶神惨叫一声，怒叱道：“你这婆娘——”

戚红菊左手已掷出三枚飞燕镖，全打入他的口中，这恶神的声音立时中断。

戚红菊正要拔剑，但那名反迎上的恶神已到，雷电闪“轰隆”一声，劈了过来。

戚红菊当机立断，立时弃剑，“燕子三抄水”，避过一击！

这边的兰剑与菊剑，也已负伤加上战团，与梅剑、竹剑，合战两大恶神。

这边的戚红菊虽杀去一名大敌，但手下也没了剑，仗着轻功与飞燕镖，与一名恶神周旋。

淳于洋、黄天星已打到三十四回合，两人愈战愈酣，黄天星金刀纵横，旋刀飞砍，势不可当，当真犹如龙游于天；可是淳于洋宛若神魔，狂飚迭起，力大无穷，黄天星也战之不下。

淳于洋没料到这群人中有一个黄天星武功竟如此之高，他久战不下，见“四大恶神”又声息全无，心中不免浮躁，大喝一声，只见长矛一荡接一荡，如巨大的漩涡，四面八方地把黄天星包围！

黄天星犹如猛龙出洞，不顾一切，持刀往漩涡中心猛劈，全力砍刺。

“砰！”两件重兵器又撞在一起，两条人影陡分，各退八步，身子摇晃不已。

就在此同时，姬摇花娇呼一声，道：“上！”

七八件暗器，同时打向淳于洋。淳于洋一声暴喝，暗器打在身上，皆反弹了回去，姚一江忙个不迭。

可是在这刹那间，鲁万乘的“碎碑手”，已拊制在“魔神”淳于洋双手，“过山步”马六甲挟制住淳于洋的双腿，淳于洋运力猛挣，但游敬堂却似鱼一般地控制着他的穴道，李开山却一锤劈了下来。

淳于洋大怒，却挣扎不开，李开山的“雷电锤”正敲在淳于洋的额上。

雷电锤震飞，淳于洋头破血流，同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吼！

这一声大吼，远甚于巨雷之鸣，众人被震得金星乱冒。

淳于洋一抡一转，把游敬堂、马六甲、鲁万乘都摔了出去，左手一拳打出，击碎了李开山的头！

可是在这一瞬间，邝无极已冲入，丈二长戟，全刺入淳于洋腹中，自腰脊穿了出去。

淳于洋惨叫，右手力握长戟，邝无极拔之不出，淳于洋右手长矛已到，眼看邝无极亦不能倖免时，忽然一条丝缎已卷住了长矛，长矛锋头刺歪，邝无极趁机弃戟就地一滚，跃出丈外。

飞絮救人是姬摇花，这时天上一个雷电，映照着满身浴血的淳于洋，淳于洋双眼望着姬摇花，目眦尽裂，嘶声叫道：“你——”

这时那青僮与持旗壮汉亦已扑上，青僮手中短剑，壮汉掌中巨斧，皆打入淳于洋背上，淳于洋摇晃了一阵，终于倒在泥尘中。

天空又一阵行雷闪电，黄天星呼息急促，走了近来，看清淳于洋已死，叹道：“这‘魔神’果然厉害——我们去看戚女侠去！”

那名恶神穷追戚红菊，开始仗着巨力，十分威猛，但慢慢轻功不敌戚红菊，被逗得累了，又得刻意防范戚红菊的飞镖，渐觉力不从心。

四婢力战二恶，仍险象环生，但比起适才以一战一，已不知轻松了多少倍！

正在这时，淳于洋的第一声惨叫传来，三恶脸色倏然一变，戚红菊一俯身，剑已拔在手，一连十八剑，把这名恶神逼得手忙脚乱，忽然一转身，剑已刺入另一名力战四婢的恶神的背脊！

这名恶神惨叫一声，负痛返身，竹剑长剑一卷，已砍下他的头颅。

剩下的两名恶神相顾失色，这时又传来淳于洋的第二声惨叫，两人更是慌乱，戚红菊以分叉剑拊住了雷电闪，那恶神见夺不过来，撒手就逃。

这恶神一掠而上屋顶，戚红菊的三枚飞燕镖齐齐钉入他的背脊，这恶神晃了几晃，终于滚了下来。

这边剩下的一名恶神吓得魂飞魄散，雷电闪几招狠着，逼退四婢，趁戚

红菊未回过身来，已掠上屋檐，正欲落荒而逃，忽然屋顶上出现一人。

一个目光炯炯有神，眉须皆白的金刀老人。

“看刀！”

暗夜中刀光一闪，这恶神正在心慌意乱，刚脱四婢之围而出，又惧戚红菊之飞镖，黄天星这一刀横研，忙用雷电闪一挡，“啾！”一声，雷电闪竟被一刀斫断，这恶神也被斩为两段！

这时倾盆大雨而下。院中摆着六具尸首，血水被冲流成殷红一片。

邝无极看看尸首，沉声道：“这一役我们牺牲了尤护院与李护院二人，但却杀了‘魔神’淳于洋及‘四大恶神’，我们这一场恶战算是惨胜了！”

黄天星沉重地道：“这‘四大天魔’确是名不虚传，若他们一齐来犯，我们就算是再多三倍的人，也未必抵挡得住。”

戚红菊冷冷地道：“他们一上来就落了单，给我们放倒了第一批，这是他们失算了，因为他们要围攻北城，便决不可能全部出动来对付我们，只要这三大天魔是分头行事，我们就能逐个击破！”

姬摇花柔声道：“据悉这‘四大天魔’，‘姑、头、仙、神、’中以‘魔神’武功最弱，其他的武功，一个比一个高，我们还是小心的好。”

雨水连绵，但仍冲不去各人心头，上的隐忧。

大晴天，依然是烈日当空。

黄天星这一行人，已出了宝鸡，沿右栈道乃经大散关入川，右栈道是三国时魏蜀必争之地，大散关以险著称，魏蜀三国曾在此地争战数十年，人民涂炭。关内奇岩异石，峻险莫及，杜工部逃避兵难时曾有：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之句，大散关距和尚原很近，又曾是秦蜀咽喉之地，山势迂回而险阻。

黄天星是数十年的老江湖，行到此处，已打起十二分精神戒备，两旁险壁夹道，黄天星心内忧忡，行了差不多半天，邝无极上前悄声道：“大哥，在这一带行走，不宜过分疲惫，不如找个安全处，歇息一会再说。”

黄天星点了点头，率诸人找了个阴凉处歇脚，持旗壮汉在分配干粮，其他的护院都在扇凉驱热，姬摇花与戚红菊低声说话，青僮悄悄到一处岩石后小解。

壮汉分好了粮食，却见青僮还没有回来，叫了几声，没有回应，笑骂着走过去道：“小兔崽子，别人吃东西你却拉屎，德性——啊”这时壮汉已走到岩石后，忽话语中断，变成一声惊呼！

声呼响起的同时，黄天星、邝无极、姬摇花、戚红菊四人已到了岩石后，同时看见，岩石后倒着那青僮，裤裆掀开，嘴巴张开，似要叫喊，但咽喉已给人即时捏碎！

敌人竟然这么狠，连一个小孩也不放过！

更可怕的是，敌人竟已潜身到了如许之近，杀人之后安然离开，众人竟然毫无所觉。

这青僮武功虽不如护院高，可是也不是泛泛之辈，武功曾得黄天星的亲自指点，现在却了无声息地、一点反抗力也没有的遭到了毒手。

姬摇花仔细观察青僮碎裂的喉骨，半晌才道：“是‘魔仙’雷小屈下的手，这是他仗以成名的‘大还神仙手’，江湖人背地里叫‘阎王鬼爪’。”

黄天星怒道：“他既已来了，何不现身，咱们来一决雄雌！”

姬摇花沉着地道：“这雷小屈武功很高，又足智多谋，他手下‘索命仙童’四人，武功亦在‘四恶神’之上，黄老英雄千万要小心。”

话说至此，忽闻一阵“叮铃儿铃铃，叮葛儿铃儿铃……”的响声，一人从栈道上洒步行来，头戴白帽，身态颀长，下颏三路长须，剑眉星目，一身白衣黑裤，十分道骨仙风，手里还抓住面竹竿，竹竿上有白布，白布上书着：

一笑人间事

非我莫神仙

看来是个走江湖的郎中！

邝无极舒了一口气，不耐烦的走了开去；这仙风道骨的郎中却似十分好奇，一面行走，一面浏览众人，忽然住足向邝无极叹道：“啫啫啫，啫啫啫，先生相貌堂堂，定必贵人，背厚腹圆，福寿多孙，啫啫啫，只是——”

邝无极才没那末好气，皱眉道：“去去去，我不着相——”正待绕过去，忽听这郎中道：“只是，印堂发黑，眉心显赤，天黑之前，必见血光——”邝无极一反身，脸对这郎中，这郎中眯着眼睛笑道：“大爷，在下莫神仙，走遍三江四海，灵过神仙，大爷要不要看个相，只要一吊钱……”

邝无极望了望黄天星，黄天星缓缓点了点头，那四名护院与壮汉也围了上来，郎中笑嘻嘻地道：“慢慢来，谁都不急，谁都有得看……”伸手向邝无极脸上比了比，笑道：“大爷额头高而明，不惧邪魔——”又摇向邝无极下颊点了点，脸色一沉，叹道：“可惜后天未能留福，杀气太重，让我看看人和如何……”

一面伸手在邝无极双颊指指点点，就在同时，邝无极忽然望见郎中满是笑意的脸上，眯着的眼睛精明机灵，却一点笑意也没有。

邝无极心中一凛，向后一缩！

同时时间，这郎中的手已“飏”地戳了过来，竟比飞矢还快！

邝无极避得虽快，郎中的手却更快，已捏住了他的咽喉。

邝无极咽喉一被捏，犹如被钢箍夹住，全身无力，拼死运功挣扎！

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，这郎中右手的白旗，连竹带帛，竟全刺入“过山步”马六甲的腹中去！

鲁万乘、游敬堂、姚一江纷纷大惊，正欲拔出武器，但这郎中已快得像一头豹，双足连环踢出，鲁万乘、游敬堂俱被踢飞，姚一江善于暗器，但副堡主被制，唯恐误伤，苦不敢发！

几乎在同一刹那，这郎中腰间的金铃亦突飞，击中那举斧欲劈的壮汉天灵盖上，那汉子惨叫一声，撞出七八步，摔下万丈深崖去！

只听“虎”地一声，黄天星的金刀，在烈日下卷起千堆芒，直向郎中的手腕砍劈！

郎中大笑道：“好！”

手一缩，同时如飞雁掠起，避过戚红菊背后一记分叉剑，左穿右插，避过梅、兰、菊、竹四剑，一伏身，躲开姬摇花的飞絮，三起三落，闪过三枚飞燕镖，衣袖一挥，卷开姚一江的钢镖，犹如飞矢一般地逸出三丈开外！

这等艰难而险死还生的轻功，在这郎中施展开来，真个飘然若仙，鲁万乘、游敬堂脱口齐声叫道：“‘魔仙’！”

只听郎中在远远大笑道：“在下雷小屈！”

黄天星扶着邝无极，脸色如铁，喝道：“追！”

邝无极到现在仍觉呼吸困难，因他咽喉上多了五个黑印，只要黄天星的刀再迟落片刻，他颈上的瘀血就要变成狂喷的鲜血。

若不是在雷小屈的爪下逃生，谁也感觉不出死神离自己有多近，近得像

就贴在颈上，以代自己呼吸！

邝无极脚步踉跄，但仍急起直追，步程仍不落游敬堂等人之后，而今已败了第一百二十六次，但还未听说他怕过谁来。

前面的黄天星、姬摇花、戚红菊几乎三人一道，戚红菊似一只翩翩而翔的燕子，姬摇花却似随风飞飘，脚程绝不下于戚红菊。

黄天星的轻功不如姬摇花与戚红菊，但尤其在比衬之下，黄天星深厚的内力，就更是难得；黄天星是提着一口真气飞行的，时间愈久，步程愈快。

可是“魔仙”雷小屈仍一直在前面，飘飘欲仙，不时还发出轻松已极的笑声。

这些人，就在右栈道上追行，在两壁的巨石奇岩下狠命追踪，不觉已从大散关追到剑门关。剑门关夙有“天险”之誉。李白诗云：“剑门峥嵘而崔嵬”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三国时代，交通险阻，蜀魏之争数十年，战痕处处。左边是削壁数十丈，右边是千丈悬崖，栈道羊肠，十分凶险。

姬摇花心中一动，向黄天星悄声说道：“此人轻功高绝，不战而逃，只怕其中有诈！”

黄天星猛稳住身形，只见雷小屈的白影已穿过剑门关，黄天星审顾形势，不禁一惊，猛吸一口气喝道：“穷寇莫追！”

众人刚刚停下，“魔仙”已从疾飞中陡停，反身拦于剑门隘口，潇洒俐落，蓦然仰天长笑。

第十七章 杀魔仙

“魔仙”长笑甫起，左边山壁隐有雷动之声，黄天星脸色突变，这时邝无极诸人正弯过山峡，黄天星春雷暴喝：“快退！”只见沙尘滚滚，巨石翻下，退已无及，邝无极等向前急冲，七八块巨石，尽皆打在来路的栈道上，把退路封死。

黄天星仰首一望，只见壁上隐然有四道人影，正用力将大石推落；这些巨石本就悬布在山崖边上，若稍一用力，即可向下坠落。这些巨石，起码在三百斤以上，无论功力多高，一撞之下，必成肉酱，栈道路窄，闪避不易，且每落下一石，栈道上的路又毁却几分，万一闪得不好，就要往右边深崖落下去。

黄天星一见情势，情知唯一去路便是剑门关隘道，大喝道：“冲！”

金刀撩起一阵夺目金光，直冲剑门。

“魔仙”雷小屈含笑屹立于剑门上倏然出手！

黄天星欲过剑门隘口，但栈道上泥土十分松陷，稍一错步便是悬崖，要冲过剑门，必须从雷小屈顶上飞过。

“魔仙”就在此时出手！

黄天星金刀下砍，雷小屈一伏，已到了黄天星腹下。

黄天星人在半空，功力大打折扣，全身空门大开！

雷小屈五指如钢，直插黄天星心口！

黄天星猛一吸气，硬生生上升半尺。

雷小屈一探手，仍抓中黄天星腰带，运力一抡，把黄天星摔向右边山崖去！

黄天星虎吼一声，施展“千斤坠”往下沉，无奈已冲出山沿，往崖下沉去！

邝无极手中丈二长戟及时一拦，托住黄天星，黄天星左手一抓，整个人就挂在长戟上，邝无极抽回长戟，黄天星安然落地，但已惊出所有人一身冷汗。

雷小屈也不追施杀手，只微笑守在剑门隘口，他一招便差点要了黄天星的命，别的人再也不敢作冒死冲隘口的尝试；何况这隘口只能一人当道，要冲过去也只能一个人冲，谁也不认为在这情势极端不利的情势下能冲得过雷小屈的十指。

只听“轰隆轰隆”，又有巨石滚下，雷小屈笑道：“这是我的‘索命四仙童’之礼物，你们收下吧！”

戚红菊娇叱道：“雷小屈，你有种的就过来一决胜负，用此等卑污手法暗算人，算什么英雄！”

雷小屈仰天长笑道：“只要能胜，便是英雄，管他什么手法。”

巨石已击下，雷小屈人在隘口下，仗着天险，隘口上有奇岩挡着，反而无事，黄天星等人在栈道上，左闪右避，十分凶险！

一轮落石过去后，栈道上已落石横堆，简直寸步难移，姬摇花及邝无极、竹剑、兰剑四人，被巨石隔开丈余远。黄天星、戚红菊及菊剑、梅剑和三名护院，尚在隘口上与雷小屈对峙着。

雷小屈大笑，道：“孩儿们，再来一次！”

一阵雷动，又有巨石翻下，众人又手忙脚乱的闪躲，四婢身形纤细，较